

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

鎮遠侯顧榮靖公仕隆

字仲勳號葵齋江都人世襲鎮遠侯官至太子太傅掌中軍都督府事卒年四十五謚榮靖

公生而秀穎沉默授以章句大義無不了了迺更善爲詩歌熟習昭明文選以孝廟甲子襲侯爵樸愿之性根於天植退朝家居蕭然如寒士冊封遼荆慶三藩餽遺無所受薦牘滿公車典司神機營戎務

武宗登極陞督漕總兵公素有慧業多心計凡錢穀之出納庸直之支給綜核精審便宜斟酌而盈縮焉歲

得羨金以萬計漕政一新在淮十餘年疏凡二十餘
上皆鑿鑿可行其大者謂士卒之冒寒暑勞瘁餉道
晝夜不能休仁宗下詔哀憫有附載什物者勿禁都
御史馬文升復申明之而刻核吏抗旨苛索不近人
情臣以爲寬一分以振羈人之困乏可也惟私鹽則
禁耳又數爲士卒請月糧士卒之死而旅視無所歸
奏請恩卹軍士無不感泣者

復請疏開會通河蓋京城大通橋至張家灣一帶河流
爲元時轉運通渠也元都水監郭守敬疏鑿通州通
惠河引水置閘永樂間亦循故道抵京竟爲浮言所

阻正統元年始一行之奸徒倡議復中止夫節浮費以舒民困興國家自然無窮之利杜後世意外不測之虞計無過於此者後鹵薄近郊闕通州廩粟賴此獲全人始追服其淵謀大畧云

逆賊劉七擁惡少劫掠江淮間焚運舫詔勅相機勦捕公募驍勇扼其吭賊窘入海困狼山無一得脫者宸濠反武宗南幸佞彬指麾號召徵索無厭成國公長跪媚彬求活公獨抗不爲屈彬怒數窘之會上至淮安屏侍衛徒步入城幸其第彬始不敢肆其譖世廟登極奉詔鎮守湖廣淮之軍民耆舊從闕下借留不

獲遂勒石立碑頌其清介謂在淮十年如一日餼廩外一無所取也上聞而賜勅褒諭併賜白金綵段

召還提督三千營操練俄攝右軍都督府事仍兼營務二年八月賜手勅特加太子太傅調掌中軍都督府事提督都門鎖鑰兼督三千營如故屢賜恭穆獻皇帝宸翰御製敬一箴洪範序文獻通考諸書

先是錦衣千戶王邦奇者以汰去疑詔出大學士楊公廷和手乃上疏陳邊事言哈密失國番彝內侵由彭總督賂番求和開邊啓釁故上震怒詔逮繫彭公澤楊公廷和等公疏言彭澤楊廷和當權奸專橫之日

保全神器歸於陛下持危定傾功亦不細矣那奇小人假邊情肆邪說惑聖聰傷國體此之謂利口亂政宜放諸四裔者也夫察上官之詐白伏波之寃千古以爲美談奈之何惑一羣小而使堂陛之凌彘至此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乎議上有詔切責公遂移病乞假解營務竟以七年己亥卒於官諭祭十五壇遣官營兆域

子寔生而魁岸奇偉不與凡兒爲伍獨敦詩書而悅禮義爲小侯時流覽百氏遠識沉通室嗜欲寡言笑資貞幹事廉隅肅皇帝七年嗣侯明年授五軍營坐營

又二年將諸陞楮郎直宿衛小心忠謹止進有常度甚見親信以給事魏良弼首薦僉左督府事坐鼓勇營其年改中督府十四年守備南京賜金綺以行先是三法司獄囚五年一審情真矜疑奏請發遣自正統初遣巨璫金英遂著爲令內豎驕恣張蓋擁騶從入寺堂而高拱南嚮御史大夫西向坐從郎曹引囚廷審大所不堪肅皇帝在王邸中知民間苦內豎桀鷲罷鎮守十六年特以武定侯暨夏李二大學士理冤獄罷內豎不與已而武定侯題稱南京及各省南北直隸一體會審特允所奏勅公欽卹大獄公奉詔

讞訊所釋大辟十九人稱明允

十七年南都春漲衝齧詔公祭江神修陵寢孝陵工完
賜金幣有差俄掛印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陽
淮陽之追慕榮靖者故老扶杖郊迎公相對唏歔立
下取榮靖公所撰漕規數帙置几案蕭規曹隨增輝
世德有大小馮君之號焉

先是運舸迴避梓宮不得前梓宮發而河流溢逡巡而
北凍裂層冰阻阨者幾二千九百餘艘河泮時始得
還則後期不復能領運矣且所在災傷民不堪命兌
運亦不能如期會發徵奏請暫將前船免一年轉輸

計所轉輸可九十六萬七千四百餘石卽以各該傷
地方量准折色同本色米以時入太倉一以省凍阻
之役一以振黎元之乏兌運無虧軍民兩便上嘉納
之

復條陳七事一謂有司當交兌時擅繫官軍詣簿對頌
繫旬月今後一切詞訟俱俟役竣會漕司問理無得
逕自拘繫一謂運官赴尚書期畢其役於治粟內史
其他寺署候交輓席等務可不謂非王事哉而概以
後期參究非人情也一有司審編旗甲須覈戶丁報
漕司有逋逃侵盜者選編者一體連坐一輕齋銀抵

都方給予有起撥無辦者將米價賤驚比入太倉而
廩不足宜聽把總酌量疏實以報一各倉交糧互用
刮鐵收受禁軍人無得高下其手一每版交席六千
止用三千不用者朽今但將三千隨米交倉餘令折
銀交庫一運官犯法懲創則有漕司刁軍擅赴隔別
衙門挾告運官罔上行私定履倒置漸不可長奏入
詔悉如議行之議行而謗興矣言官竟以飛語中之
賜罷斥而直指御史按驗公無罪罪在言官言官遂
以計典逐而公復僉書右軍都督府事俄命神機營
坐營淮陽人德之深願復借一年天子許之

會有獻取安南者安南都統使莫福海死子宏瀛當襲職族人莫正中欺其孤幼陰欲謀奪謀洩正中窮蹙亡命入中土詭詞搖惑侵擾內地粵塞不得寧而廟議以爲憂上乃命公鎮守兩粵便宜行事總戎藩臬以下俱受節制與提督同提督侍郎周公延同心計畫送宏瀛還國襲封貢正中仍安置原所勿遣先是廣西桂林平樂徭獞破掠城市大肆焚劫連歲無虛月公至而蕩平之擒斬俘獲無筭捷聞賜金綺是役也或有議召募四方兵集粵大創之者公獨養威持重相機備禦百姓安堵而寇亦殄矣已復去粵入淮

淮陽之人欣喜踰望先後凡四鎮淮始終如一日無
何倭寇通州如臯海門等處如臯縣令據城以守公
亟集兵餉分守洋麻港雲梯關廟灣東西海島要害
倭悉殲焉詔賜金綺

復命總督京營先是武廟集九邊將突騎數萬人聚京
師號威武營上自爲大將軍江彬許泰爲副將軍而
十二營自如嘉靖初散邊兵用武定侯郭勛爲帥二
十餘年掎克鉅萬中外切齒尋得譴以去而代之者
成國少不更事至庚戌之變兵出死禦者不可勝數
咸寧侯仇鸞奏調邊軍驍勇者數萬人隸近畿陽言

京兵雜征戍陰匿占鬻遣如故肘腋之間厠以豺虎
蓋人人寒心也鸞死而磔其屍正其罪代之者愈益
甚至是命公總督京營戎政人人舉額歡聲載道謂
公爲名將家子且所在廉平澤南洽而威北振矣
有省臣游甲者議京營諸衛兵雜各營無可稽覈請以
大小衛分配一衛專隸一營部覆議從之公力陳以
爲不可謂五軍營每營妙選三千餘爲備神樞神機
兩營亦選其強壯者聽調倘序衛順營而分配之無
論改隊伍不便秋防在邇兵與將不習強與弱混殺
何以禦敵乎上可其奏而戒部臣勿輕覆諸建白亂

舊章者公復條武備者八刷班軍者五皆切中時宜
天子以爲能或謂春防急矣破敵摧鋒須戰將肅皇
帝拊髀咨嗟有頗牧之思焉數密諭輔臣較覈熊羆
士文武大臣中有能備干城衛社稷者乎對曰亡有
帷幄運籌有鄭曉而曉老矣顧公雖非戰將練京兵
善操縱京兵素驕媚操未畢而遁叅將縛其人矢貫
其耳一軍皆譁公撫諭乃定蓋公之得士卒心如此
肅皇帝晏駕穆宗神宗相繼御極凡舉大事有事於郊
廟必充上公往禮成必加賚陵寢壇壝耕籍大閱亦
如之間復遣行督漕竟以老屢疏乞休加少保奉朝

請後二年乃卒年七十有九賜祭十六壇贈太保謚
榮僖

榮靖公寬弘簡質造次被服一於禮雖燕居非衣冠不
見榮僖公端靖廉明溫柔孝友寡翫好而多幹畧以
勲名終

都督王公佐

字 山後人襲錦衣衛指揮使嘉靖己丑中武

舉第一官至都督

公之先以靖難功授錦衣衛指揮公中武舉狀元後以
都督掌錦衣衛事京師人稱爲王堂才敏而志忠律
已廉介扶翼善類祛擊凶邪凡詔獄或義該從輕雖
披逆鱗必委曲別白至十數上不肯阿順以違義當
是時直臣氣伸作敢言之風公實陰相之京師刁徒
劉東山者狡而黠能通寫行移遊於壽寧侯張鶴齡
延齡之門每日賙二張陰事籍記之積之數年一日

嚇二張索萬金二張無奈與之數千又善嫖賭與娼家盡又來嚇之不能繼遂奏二張陰事下詔獄公力爲之辨旣又嚇延齡得千餘金出入騎大白馬隨從棍徒數十輩橫行城中願指氣使莫敢誰何九卿大臣皆眇視之以爲朝有奏則夕可鹵也後又勒詐延齡之妾爲妾不從又奏其謀反公復辨其誣願以百口保之且悉劾東山平日奸惡狀數上上悟下其事於公公密擒之伏辜詔柳於午門前數日竟死京師萬衆舉手加額曰非王堂替天行道何以能此張氏得保全者公之力也後公卒文武大臣及軍民咸哀

惜之

公能詩文不好利不肯搜索京城富家細過至巨猾亮
豪有犯雖巧賄勢囑亦不得脫以故人皆敬之稱名
執法前後爲錦衣者皆莫能及也

都督楊公宏

字希仁號容堂海州人世襲指揮使官至都督府
都督同知卒年七十九

公精通經史才氣勃勃以廕敘襲指揮使尋掌衛事於
是平差力限錢穀練兵馬抑豪強嚴禁令魯臺有失
馬者愬之公曰去盜將還汝馬矣明日果遺馬空室
中人咸以爲神弘治己未檄守紅城尋守備固原於
是繕甲兵修城堡謹烽堠修置塘馬尚書絳州陶公
將兵備固原公協同清府庫之藏查監苑之馬巡按
石公謂恃才越職而中之公竟由此罷官蔬食菜羹

宴如也山東秦公總制三邊聞公才而貧令其執牌
馭軍於甘肅其意有在而公不知也巡撫甘肅畢公
知此意贈白金二百兩公却而不受秦公益賢之乃
首薦公未幾事白陞都指揮仍守固原時遂菴楊公
總制於斯公獻策以紅古城乃北鹵入寇必由之路
宜築城鑿池募衆屯田庶幾無患甫閱升軍士雲集
築邊牆凡數百里楊公聞於朝賜大紅彩幣六襲
正德己巳掌陝西都司事漢南盜起檄公征之迎戰於
西鄉追至巴縣蒙壩斬首八百餘級賊遂平庚午充
右叅將尋陞總兵官鎮松潘番酋雪郎王大肆鹵掠

久無能制者公督衆往薄其族擒雪郎王斬之以徇
百姓大悅事聞詔賜彩幣白鏹

壬申蜀盜鄂本恕等數萬人聲勢張甚受勅充總兵官
節鎮巴蜀公謂總帥洪公曰遁誅之寇潛伏山野實
無異圖但巢穴深邃地里遼遠耳若四省夾攻勢蹙
必散是時賊侵清徽公遣部兵先進自統大兵繼之
賊奔潰乃遣人詣軍門乞降巡撫都御史高文明信
之不疑將報功邀公署衙公曰此僞降也不從未幾
賊果叛而當事者反羅織以歸罪於公遂謝事家居
指揮徐勇者公部下也嘗受知於公至是具黃金百

兩爲贖公怒叱之去勇退而歎曰今日乃復見楊伯
起耶

乙亥以大臣論薦召至京遷南京右都督府都督尋受
制勅節鎮淮揚督理漕運世廟卽位有白金彩幣之
賜漕運舊規歲久廢壞至正德末年極矣比至晝夜
經畫剔抉弊蠹清查逃逋增造淺船每歲運船至通
州車運太倉歲費四十萬緡公考元故道建閘蓄水
設官置役由朝陽門直至京師又疏趙皮寨渠以殺
水勢故事漕司額外耗米折徵輕齋綱吏隨便益衰
漸至那移弊不可詰又權要多索運蓆諸物事雖微

細積累不費一切禁革踰五七年所積者運銀以三十萬兩計蒔銀以九萬計車脚銀以二十萬計省造船銀以三萬計當事前後疏薦於朝詔陞都督同知仍掌漕事云

戊子淮安大饑上四事曰節民力寬商稅弛鹽禁減漕糧復捐金施粥存活無筭累疏乞歸致仕好讀書至老不輟發爲詩文可追古作者所著有漕運志容堂雜稿自考錄藏於家

總兵楊公銳

字進之蕭縣人世襲羽林衛指揮官至南京右軍都督府

正德元年掌龍江右衛事衛久稱敝至是一新二年督造漕艘於淮浦歲計費有贏御史中丞總戎每議大事曰非公不可四年總江西十三衛所儲運艘艘聯屬比之陣法加嚴運無後期凡八年進署都指揮僉事奉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求余闕城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九年盡獲江賊於蓮花洲監司喜以事上聞公曰江賊奚足憂所虞者豫章耳

意指寧濠也又謂九江爲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最要
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於湖口縣之高嶺可
遠望有警可卽達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本
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及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造戰
艦若干艘習水戰於江上十一年與臺院密議兵食
繕皖城周城中多浚井

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寧濠變作卽告變京師先引軍設
鉤距於江側禁勿泄二十有七日寇至船二百餘艘
抵岸爲鉤距所破繼至者以千數公坐城上與衆誓
勦逆當得大功告郡守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

賞有寇衣緋者稱凌十一先登公引弓中其首子繼
登貫其吭而死於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勦逆
賊以壯士氣有安慶人僉事潘鵬持黃紙衣緋擁騎
至城稱後兵數十萬能以城降得不死公語鵬曰汝
死已後尚靦顏爲悖言乎吾刃至矣捕鵬家一人腰
斬棄城下鵬乃遁去

寇爲敵樓數仞向城有甲冑者出闌楯外持鉤距大呼
公發矢中左腋藥火齊發頃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八
日宸濠船泊南岸聞不克大怒率衆分攻五城各首
舉木爲蔽甚急公裂方布覆紙裹藥火千數散投所

蔽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十二
日寇於北濠結木爲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
公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銃實石被緋金鼓置
城上向寇兵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
十六日寇衆解體且暑甚溽力憊夜斲睡去公募善
泅者數人於船中聞斲聲卽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
又遣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礮城上應之乘勝
捕殺聲震數里是夜宸濠浩歎出涕舉帆順風而返
奏捷武皇下璽書褒之曰十八晝夜勞苦可嘉朕心
大悅又賜有忠勤報國戰守奇功二榜實授都督揮

僉事充叅將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

公疏舉鄭公岳胡公世寧當大用蓋鄭嘗爲布政胡嘗爲副使以拒濠譴者濠旣平十六年兵部論功進公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廕子評爲羽林千戶又疏辭舉御史楊必進嘗與謀於未變時者廷臣多賢之安慶立生祠以祀

嘉靖元年僉書府事掌仲威軍營未幾以三關弗靖移守保定諸郡授驃騎將軍四年詔還京師保定人亦立祠生祀之至京掌立威營五年以母老乞歸養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八年制下授公總兵官鎮守遼東

掛征鹵前將軍印至鎮秋毫無犯士卒思奮明年改漕運總兵官掛漕運印兼鎮守淮安等處地方明年忌者有言乃罷歸南京又明年以疾卒

公自立官足不及權門請託身歿囊無一錢諸子鬻衣爲葬比之古名將不特論功而已

都督馬公永

字天錫直隸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使。積功官至左都督。

好讀左氏春秋及兵法機警善射。正德中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卽自稱疾篤。不隸彬。以故得脫彬禍。

十一年以叅將守太平寨。鹵入塞。再創去。克總兵官治三屯。盡簡諸軍散遣。其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庸。倍給諸健武者。健武者咸奮習武藝。益精。當是時。漁陽一軍稱獨雄。未幾上至喜峯口。馳馬欲出塞。公扣馬諫。不可。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永耶。笑而止。

公守擦崖口當鹵衝其地絕無城塞墩堡率軍士持一
月糧城之解舍立與軍士釜甕場關無不畢有乃遷
軍守之一擊鹵洪山口督兵伺伏斷鹵爲二大敗鹵
人論功陞右都督嘉靖三年把兒孫入青山口塞公
斬其驍首遁去把兒孫自是効順保塞

嘉靖初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叅將賈鑑朝議且
撫公力言不可撫他日九邊效尤將有河北藩鎮之
禍勅公出居庸討賊以流言而止

五年上疏乞宥議大禮獲罪諸臣又言陸完有平賊功
宜贖罪錄其子上怒奪總兵寄錄南京都督府軍民

千餘人赴巡撫都御史丘養浩保留養浩上言臣巡歷所至軍民遮留馬永動以千百稱爲北門鎖鑰東面長城臣切見永仁以卹軍廉以律已絕科索以裕其財革占役以寬其力捐貲以賞有功營棺以葬陣亡一聞警報身先士卒訓練精銳屢獲訊醜北鹵畏服時有鼠竊傳箭莫不如期縛賊稽首謝罪永當軍民耕穫之時身策遊兵按伏防護牛馬禾黍披放山谷無抄掠之患今聞永去携奴挈子欲遂逃移永爲陸完代祈卹典坐罪固當但完獲罪戍死遠方氣勢已無可托永念蒙國士之知欲効區區之報不負知

已敢負國恩伏惟陛下思邊防之重順軍民之心特
賜優容不報

公在南京卜居徐氏東園不携室家杜門謝客隱約如
經生澹泊如處士五年之久不越戶外回視前日威
望若不在已惟以日費俸錢無以報國爲媿軍民之
窮困不得其所者爲憂

十四年遼東軍亂召總兵遼東十八年軍再亂以家兵
捕斬軍遂定陞左都督卒於遼遠人爲罷市哭喪過
漁陽漁陽人亦哭罷市兩鎮皆祠祀焉公爲將善詞
鹵情先知所從來及衆寡因敵設伏以故鹵往往失

利去善養士卒同甘苦又善知人所獎拔列校皆奮
起爲方鎮云

太保梁武壯公震

字

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累功陞左都督

卒贈太保謚武壯

公忠勇好讀兵書嘉靖七年陞署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興武營慣戰敢先登破鹵八年進遊擊將軍益憤志撫士卒練訓東西援應有斬鹵功十一年進副總兵延綏十二年斬鹵首功陞都督僉事

十四年總兵鎮守陝西當是時關中少鹵患大同宣府鹵數入塞殺掠吏民十五年陞右都督改總兵大同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叅將賈鑑尋又殺

總兵李瑾鎮巡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卽反脣瞪目
或飛章訛言以相搖撼公聞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
雲中申明約束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
在我不敢破紀綱誤國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
敢蔑主將者恃衆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
爾不得用其衆耳自是鎮兵稍稍斂縮十六年春公
率兵出玉林川斬鹵首一百四十進左都督又出黑
山門貓兒庄各斬首八十敘一子百戶十八年公鳩
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譁公益身先之與同甘苦
五堡竟復鹵不敢近塞公卒以五堡功贈太子太保

公卒後五堡亦旋廢十九二十年俺答阿卜孩吉囊三入雲中塞直踰太原窺平陽公不死五堡不再廢鹵亦不敢輒輕入塞自是鴈門河東雲中上谷殘破朝廷亦思公優與卹典改贈太保謚武壯

公在邊專練家丁時時出塞劫鹵營鹵不敢輒近塞得鹵營馬盡與諸出塞劫者以故人皆效死趨利鹵以故益畏公或謂公出邊起釁曰起釁律有之謂承平時鹵牧獵爲生不擾我邊而我邊將撲殺邀功也乃今鹵數深入駐帳塞上官堡民堡十去七八我曾搗巢否也公卒家丁無所歸守臣以聞令入伍與衣糧

邊將頗得其力

太保周武襄公尚文

字 西安後衛指揮同知官至後軍都督府左

都督卒年七十五

弘治正德中數出塞逐鹵有功進指揮使歷陞涼州副
總兵以套鹵善游時渡河乃築牆百里命力士持長
竿鐵鈎伏渡口候其至鈎殺之陞征西將軍鎮守寧
夏延綏山西俱有戰功其在延綏與巡撫都御史賈
啓不協方坐譴奪職會鹵吉囊入寇鋒甚銳總督尚
書劉天和檄起之遂有黑水苑之戰自己巳至申几三
合軍氣乃振三鎮斬獲四百餘級陞公都督同知嘉

靖十九年也

二十一年召入提督團營聽征進後府右都督掌府事
出鎮大同條上禦鹵四十餘事二十三年與鹵戰黑
山追至涼城斬首五十餘級二十七年鹵寇鎮邊堡
公與戰解鹵圍轉戰逐北賊伏蘆草溝突出公殊死
戰斬鹵一大酋鹵大挫引去二十八年鹵犯宣府滴
水厓把總指揮江瀚董暘等禦之戰死全軍皆沒鹵
遂東犯永寧關南大震公精騎萬餘遇鹵曹家莊大
敗之皆東走公追及於永寧斬其後殿修補牆堡七
百墾田五萬畝錘之事以身先士卒築鎮口等邊墩堡

五十里進左都督加太子太保薦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加太保二十八年五月病卒

禮科給事中沈束疏言尚文爲將忠義自許邇者鹵騎深入聞命疾趨奮勇先登多所殺獲一時奇功也雖幸蒙聖恩褒之璽書陞之官秩然尚文有不泯之功朝廷有未盡之賞請命兵部閱實先後功伐從公會議贈以封爵延之世賞又董暘江瀚膺北鹵之衝遏南奔之勢援兵不至繼之以死是亦社稷之衛雖以廟祀蔭贈仍宜特賜諭祭以彰死事之功夫九重深遠下懷難訴當事之臣任已意爲予奪其間冒濫或

至倖蒙忠勤反遭擯棄今邊方未靖每厯聖憂誠宜厚死以激生旌一以勸百上覽疏大怒曰周尚文連疏百戰功勞又肆言繇衷未得酬報怨望多端寬而未治不知何故卽死束言官也不行重劾反肆欺誑毀激朝廷擅權市美吏部都察院參看以聞吏部尚書聞淵都察院右都御史屠僑言束心無他第狂迂當治上曰人臣之罪黨欺爲大淵等何不重參各奪俸三月錦衣衛其執束付鎮撫司究問已刑部擬罪坐束奏事詐不以實律杖徒納贖上特詔廷杖之銅於鎮撫司獄

公多謀善騎射讀史通大義清約愛士能得士死力善用間諜悉知鹵委曲自壬寅以後鹵數入宣大山西無寧歲邊將望風奪潰所亡失不可勝計惟公數當鹵有功然性抗傲善持人短長以故幕府多不能堪沒後十餘年始贈太傅謚武襄賜祭葬如例

總兵祝公雄

字 遼東前屯衛人

嘉靖中以副總兵鎮山西十八年以總兵鎮守大同二十二年總兵鎮薊善養士卒人樂爲用鹵入塞親率子男爲士倡子少却立斬以殉鹵每望公旗幟卽遁去在鎮三年鹵馬不敢南牧世廟常書其名於御屏公性廉靜自奉泊如奉客亦無兼味每行邊則布袍毡帽不異行伍卒於官私囊僅足充歛薊人立祠祀之

都督馬公芳

字

少爲繼母所虐走出遇鹵掠去從俺答飼馬雖小輒能騰躍控御無敢踉蹌又挽弱木爲弓矢每發命中後亡歸隸周太傅尚文幕下充騎隊鹵至通州以三百人橫貫其陳分爲二鹵大驚引去累立功至一品蓋嘉靖末一名將也黃酋嘗請與公約日手搏許之爲壇塞上方廣五百步各携虎士百人去弓箭兵器散手单恰立壇側公結束登壇威容若神交手壁立意氣閒暇黃酋望見震懼不敢上抽匏矢三發而去鹵

皆退走由此奪氣不敢窺塞者數年

公猿臂壯偉走及奔馬太傅短小精悍坐而竦身兩足跨坐屋梁以爲常乃議者謂太傅武藝雖非所長練兵亦有可取蓋阿分宜之指欲彈治而北方正賴其力又恐搖動軍心生他變也至公雖始終無異議而末年以那吉納降爲非是坐奪職夫武人言戰是分內事乃以此課去留何耶豪傑動足牽制不盡所長可勝恨哉

都督楊公照

字

遼陽副總兵嘉靖四十三年敵犯遼陽公引兵遮擊之於清河斬三十餘級敵棄輜重走未幾復犯長安堡公設伏繞出敵前斬獲甚衆與邊吏相失互爲訐奏遂奪官已而塞垣傾頽士卒損傷人心危懼巡撫都御史吉澄言公忠勇敢敵上諮於輔臣輔臣亦言公可用乃以公爲總兵官鎮守遼東公感國恩以死自誓亡何敵入寇公率遊擊線補袞郎得功等領銳卒逐之乘勝出塞夜失道遂陷敵中圍之數重裹創殺

敵身中流矢死補袞等馳至力戰斬首二百餘級敵引去以公屍還紹澧沙保左都督賜謚立祠

公無子有二母貧不能自給都徽東主之誥聞於朝月各給米三石免三丁終其身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一

都督沈公希儀

字唐佐貴縣人廣西馴象衛世襲指揮使官至都督同知

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征永安盜陷淖中騰而及於陸三酋前趨之一酋鏢而左一酋刀而右交馬一酋穀弩十步外公振頸過鏢而挑左足以讓刀鏢離頸寸許過刀著於鏗鏗然斷鐵公射鏢者中央項磔斫刀酋於鏗間斷其頰車折齒磔弩者恟失弩僕而手行上山射之中酋旣連斃三酋竟却其追兵而還遷

都指揮僉事

荔浦賊八千人行剽歸倉卒部五百人往扼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公曰滑石灘狹行引繩乃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濶衆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濶而致之狹伐岸竹揭岸上編筏以爲絲頃刻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趨滑石且半渡發伏擊敗之遷都指揮同知

嘉靖六年岑猛叛姚督撫鎬奏行誅召與計曰歸順岑璋猛嬖翁也當助猛柰何公能素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貌合耳是可使擒猛何謂助乎

督府復曰猛乘上流勢擁兵下如建瓴邕梧危矣柰何公曰是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爲叛者懼誅耳豈有遠志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南曰猛走交則閉不能歸彼豈無慮哉於是分五哨進師公將中哨當工堯工堯隘而糧盡乃潛渡江詣左哨將乞糧請并兵攻工堯左哨以分地爲解公笑曰兵糧吾自足試君心耳還夜分軍三百人緣山上繞出工堯背而煮餘糧爲稀糜食士合戰戰疾力而所遣軍則已立幟工堯山頂矣賊大驚遂入隘得其積粟食軍乘勝攻州初歸順岑璋素信公使圖猛則遣兵

二千人陽助猛精卒千人名護女實爲間官軍得工
堯則先囂工堯破猛出走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知之
壓歸順境索猛歸順斬他囚首以獻而先一日公已
獻猛馘梟軍門矣督府議設流官公曰思恩設流官
反側至今兩賊行合從且復起不見聽而田州果叛
後竟復土官田州乃平

擢右江叅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卽
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城中兵弱不足任前守劉
璉殪於賊公至鼓士氣破賊訶者耳目徧官府卽開
闔中稍動色賊在谿洞數百里外趣知公至顧令熟

徭恣出入嬉遊城中而取得與徭通商販者數十人
厚撫之使爲詞於是賊動靜聲息顧往往爲我所先
得所鵬巢風雨來去每出勦卽肘腋親近不得聞至
期鳴號則諸軍立集聽令日出某門旗頭卽引諸軍
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亦不知頃之劄營賊衆至戰方
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又既
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
嘗不在賊驚以爲神卽官軍亦不知公何自得之也
所鵬勦必其劇巢縛管繩爲記無妄殺於劇賊巢得
婦女牛畜果鄰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立勦

明名目言行錄卷六十一
日若柰何陰助賊戰或刀弩而門關者曰罰若牛五
若柰何刀弩關我師於是賊警服無敢陰助賊及問
關者

嘗欲勦一巢乃佯臥病所部入問病謝不見明日又問
公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卽起出獵
去賊一二里而止營軍中乃知非獵也最後計擒其
尤黠猾善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常以甚
雨淒風天冥冥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齋火若炮
衣毳帽與草同色潛巢賊中夜砲舉賊大駭曰老沈
來矣挈妻子蒲伏山頂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

崖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明詔之則寂無人所散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愈益警陰詔之則老沈固在叅府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面爲熟徭而柳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敢詔者矣後熟徭旣伏公威信詔征他巢雖懼讐不敢不往甚而大雨徭懼失期汨溪水以應要有溺死者論者以爲自廣西爲將韓觀山雲之倫能使徭不爲賊此希儀則能使徭人攻賊前此未有也

初思恩府土官岑濬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酋二人徐五韋貴爲土巡簡分掌其兵各萬餘人羸民不樂漢

法凡數叛鎮安有一男子自名金言鎮安兵征岑時
被掠濬子也爨民聞之益思亂鎮安土官乃潛召其
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歸
鎮安因娶之曰金得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而遣
之諸酋聚兵五千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酋多
欲爲響應者而先時濬旣誅其酋楊留者無所歸率
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時公與兵備使者
在賓留入言請往見小主人公聞留言心駭念金去
賓州數百里留應之表裏相煽賓危矣騷且及廣右
何有於思恩因好謂留曰汝往也我曩征田州調兵

鎮安時已聞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因叩留曰聞鎮安繫金甚堅何因出乎留詭曰百計逃耳公故自作微語曰岑氏其復乎因呼留至密所曰爲我語金欲官乎毋殺人劫城以狀訴我及諸上司可得也遂與留十金花紵方摺之納其懷中曰爲我寄金得官後衣之念吾也因謬謂留雖然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留曰金誠當盡力顧今安辦此公笑豈遽責耶且得一帖爲信耳留出又呼還謂之曰我幾忘韋貴徐五素仇汝亦仇金善備之留益信公無他可託也詣金如公言金大喜真謂可倚公得官因率五千人請

見至賓城門門者懼白公欲無內公怒罵曰金非賊胡不內耶覘者以告金心益安率其衆散入城而與留及其親信二十人衷甲見潛以萬金帖子奉公公好遇之出見其姪與爲弟兄復謬爲金計曰汝賂我兵備公可獨無於是遣金詣兵備使者凡公所爲要使金謂官府漂瀆可親邇明日詣金營犒之五牛酒五十尊召留謂之曰付汝金也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暗箭刺客殺金是貴五非關我慎之慎之復遣其姪至金營與同飲食臥起金自是心死於公矣公欲縛金憚其衆時巡按御史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

乃縛之請兵備先往密語巡按御史故而謂金曰吾挈汝訴巡公吾代汝詞公爲金作訴詞塗抹訴稿四五反用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五塗伏射汝易汝土官衣裝雜椽吏中先我馬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公言公語金曰貴五賂我庖人毒汝柰何自今塗次飲食與我同之我食汝食我所勿食汝勿食也金如公言行七十里至思龍驛晨起耳金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聲甚惡以五千人往則人益疑汝不若散遣二千人選心腹健卒二千往汝亦足自衛也金如公言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謂金

曰汝至南寧久候諸從人衣糧懼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爲便金如公言至南寧見巡按御史好語曰吾爲汝奏聞留待此居五六日公度金衆衣糧且盡復謂曰思恩去南寧近耳坐待糧盡衆散矣何不遣半往取衣糧金如公言於是獨五百人尚散處城中公念縛金五百人者迫死而狼鬪則柰何因問請巡按公且往南寧以金從可圖金於路也至思龍驛忽報貴五將五萬人在陽以迎巡按而陰襲金金驚而跳公與兵備巡按聞之曰禍矣公謂巡按且陽不知而聽希儀徐圖之出呼貴五罵曰汝安

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惟朝命汝安得私讐
之是時金旣行聞公言復還公行三十里金道伏候
公公曰岑金耶汝尚不知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賓
州匿吾府中金馳馬入賓居數日貴五亦來見復私
公曰請甘心於金公又怒罵之貴五亦莫測公計所
由也公密請於御史散遣貴五衆而後圖金而是時
金衆取衣糧還者又千餘人矣而楊留所統殺手千
人皆在賓州內外公與兵備計遣留殺手護巡按往
柳州而間謂金曰楊留殺手百人護巡公往柳矣汝
盍將百人護送四五十里以自結乎至五十里金欲

還公又拉之行百餘里又欲還公曰我尚送巡公汝獨返恐貴五伏人待汝今去柳近汝何不與留借至柳而借還金遂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從者十餘人皆死黨也會金於路躍馬而墜公因責其酋五六人痛扶之曰何不護汝主令至此五六人雖驍悍以公愛金故不敢恚金至柳入參將府公使其妻出見之撫之以兒子因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其五六人既病扶劍臥獨四五人從金而留所部打手百餘人與金兵百人皆營於城外公乃召狼兵三百入府待事復以三百人入護御史三百人入護兵備謀既定

因酒中戲謂金曰癡兒子往時懼誅又懼貴五逼今在我府中曷不痛飲爲金與酋皆盡醉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召留與其黨入狼兵三百夾墀立公大言曰岑金國賊也非留忠不能共我成事予留金披之以紅紵留愕然公曰汝爲之而汝不知乎非汝爲我誘金吾安得縛於此留大駭泣下曰小主人也公曰汝爲之而欲誑衆乎留懼不能言其黨皆股慄公曰吾奏留公矣因見留與其二百人於廵按兵備悉賞勞之令率之還賓州遂使散遣金衆之在賓者所誅止金一人留旣惶恐見給又虞同行者猜已賣金相

嘗見殺於路中奔歸病悸死思恩復安蓋公緩脫金於五千人之手待其爲一夫而後縛之若剝笋然人只是益多公筭而貴五與土酋益謂公不可測也

在柳度十三年移澈瀘後總兵貴州會北鹵入寇詔屯宣大未幾署都督總兵江淮已復調廣西貴州在江淮嚙販之警幾絕然天雨輒若剝痛數在告已還廣西瓊南五指山熟黎本馴順畏法知州邵濬者黷貨虐使之而黎叛兵八年不休公言於督府曰法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相煽從逆者如虎投罪勢不可釋它諸彘疑而勦之則傷仁撫而勦之則墮信莫若

獨搗其首惡首惡平諸異志者褫魄矣是公以生賜
萬州也都御史必進聽之而黎平進都督同知賜金
幣改貴州入銅平巢甚奇然秘不告人人亦莫能知
也

公膽勇機警善撫諸人爲耳目者賞不失頃刻嘗染危
病所部卒至自戕於神前以禱穿手刺股痛毒諸體
者皆徧最後者一人至以箭穿喉其得士如此嘗笑
曰人以資財積賄賂博官吾從資財積首級得之豈
非計哉

總兵劉公璽

字廷守號省齋南都龍驤衛人官至後軍都督府事

幼篤志業儒年十六爲提學御史陳琳所器重屢舉不第襲世職卽以才能選視龍江右衛軍政未幾遷撥船廠把總公以清慎勤蒞之無不肅然大司馬喬公宇少司馬王公倬薦陞南京旗手等衛把總運糧值武廟時江彬用事以勢迫公索運船之利公瀕死不從臺諫交薦奉勅守備浙江溫州等府地方到任卽清宿弊訪民瘼郡人大悅兩越月總督漕運中丞陶

公琰特奏溫處一隅漕運重務必得公乃可拯江西之弊陞都指揮僉事江西都司把總運糧溫處之人具狀撫按乞留不獲乃勒石建亭民到今思之江西總運自宸濠之亂歲免者越歲不克完公盡心區畫本總自是獨盛科道撫按交章薦列推掌江西都指揮使司事時巡撫中丞盛公應期知公公明每屬以疑獄多所平反公乃請依期給糧以卹軍士清衙門宿弊以杜奸宄革吏民入司之公罰除衛所冊文之扛解請廢府之餘材以立官衙出城濠之租稅以歸公府善政美意不一而足時公祿入猶薄自處有寒

士所不能堪者於是科道撫按薦疏交馳士林有青
萊劉及劉窮之號當道者亦以聞之朝廷王公守仁
以總制經江西一見卽重之奏取副叅命未下而守
仁卒

奉勅充叅將協同漕運兼守淮安銓注錦衣衛卽有議
處船糧以免凍阻等疏皆議行言官又累論薦奉勅
陞署都督僉事掛印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
公奏增餘丁月糧以均勞逸定考課以裨軍政明漕
規以一衆心疏濟江南河道以濟糧運折兌山縣糧
米以免稽遲凡三十餘疏至今爲漕政良規復患淮

揚河道淤淺奏起四府丁夫開濬功成詔賜白金彩幣隨遇恩例實授誥贈三代卽具疏乞休合屬狀留如去溫時撫按以聞得溫旨慰留再疏遂改僉南京前府事南道復薦改僉後軍都督府事赴任歲餘乞休益力復改僉南前府甫半歲再被命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公再蒞以來於勢要愈不假借惟冀退休未幾得解任回鄉行李蕭然書數卷而已丁未詔復起公而已寢疾矣

公平平生志意恬退漕例總兵三年當晉級賜玉帶大司馬張公瓚毛公伯溫先後欲爲公請公皆力辭少事

父疾極盡勞瘁遭喪哀毀至嘔血弟早喪撫其遺孤
愛踰已子官雖廉歲時必捐俸以調親黨至於却舊
屬之金於暮夜之間還亡友之寄於十年之後其立
德亦以盛矣

正德中運事大困公嘗任把總適河凍舟阻糧愆於期
公以兩葛衣夾木綿以禦嚴寒悉力綜理卒免於罰
漕卒依公若父母

都督萬公表

字民望號鹿園寧波鄞縣人世襲衛指揮僉事正
德庚辰中武闈官至都督同知卒年五十九

生有異相玉色方頤額有三文風神炯炯忼慷多大節
相者奇之曰異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一目數行下年
十七襲衛指揮僉事志在鵲起不事家人業晝習騎
射夜燒燭讀書揭孔明寧靜澹泊四言座右曰大丈夫
夫經營天下如武侯何能頽首作求田問舍計乎庚
辰武舉中式其論將之策有曰將係於相天下未嘗
無將特患無相耳石學士奇之置第一衆以其激切

時事乃更定焉

授都指揮督全浙糧運時兩淮大饑千里無煙餓殍盈野公請於漕撫欲候題准始發賑公曰人命旦夕不能待候命而發將無噍類矣予忍以一身易萬姓之命乎卽先以所督運米發賑之流民存活者萬計而當事竟得減免

公歷漕旣久國計詘贏河溝通塞祖制及時弊當復當釐靡不明習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河改流著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泲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潰沙灣入

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疏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合至正德六年黃始盛來衝決方黃河來衝時清河狹淺水固易盈沿河設淺舖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防原備河衝入衛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疏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爲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裡

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

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書
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爲費不貲以彼
棄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蓋
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衝決非常誰能
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於衛輝置倉
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達
陽武歷七十里輸於衛輝其勢甚易如昔日山東流
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
第浙中海船於遠番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

有沙船淮安有海雕船嘗遊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
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雇直量
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
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概斛若輕齋之美以還
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賸削四出
人不聊生公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
計矣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且極陳本折通
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
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識者躉之
南樞清暇時閱本朝奏議分類爲六部十三省九邊採

其關於國體切於時政事宜彙成一書名經濟錄且曰古德有言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閑居無事庶幾以心代力消三時粥飯耳

甲寅海上倭亂起公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道經姑蘇與倭遇婁門楊涇橋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爲止遺書於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今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時賊據七團八團爲巢我軍數戰不利公謂巡撫周琬賊據內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多催科敦迫相

率去而爲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携其黨兼下募兵令土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卽賊減千人也以較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寢衆賊寢衰乃進兵賊懼夜遁殲之海上內地稍甦

作海寇議籌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歛王直者以驍雄魁其曹公策其疎鹵可誘而縛也薦鄞人蔣洲張惟遠使爲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通番被逮約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強聒當路前未及行而公卒後總督胡公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渠魁立

致東南晏然一時謂爲奇功不知皆公本謀也至論北鹵尤人所未發嘗曰古彘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之用而能突入者夫華彘異類居處寢食絕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爲□□役哉不得已也比年鹵入太原殺掠慘毒上厯九重之憂中外章疏類多擊茂之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鎮之兵日幸一擊鹵以爲功而他暇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

爲其所傷乎且諸邊自將權移而邊政日非矣自屯田鹽法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士卒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者衆凡叛亡之卒鹵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土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爲向慕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饑餒劬瘁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須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耳夫鹵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爲事何暇爲本計乎此

所謂决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者也

公少嗜玄學已而閱內典獨契於心關西釋自然者以苦行鍊磨得悟絕學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披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真悟語言精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克已淺之乎其論顏子也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已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已也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已也禮者中也卽吾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易於其間也是故無思無爲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一日與羅達夫論道於臨江達夫躍然而歸遺書云

自聞教後舟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若入
巨海見龍宮藏動手動脚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然
雖超詣獨往而諄諄導人以實行謂夫子教人文行
忠信至命與仁則罕言之吾曹抗首談性命而自愧
於偷物得無爲跖者嗤耶爲文敏給疎暢直寫胸臆
所著有學庸志略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贅言九
沙雜言玩鹿亭稿及纂經濟文錄灼艾集玩鹿亭詩
抄濟世良方玄門入道資糧山中集諸書行於世嘉
靖丙辰正月二十六日無疾端坐而逝是夕大星隕
於庭光射數十丈云

都督石公邦憲

字希尹貴州清平衛人世襲指揮使官至右都督
十歲苗彘迫城公於階下立壘持標願當一隊識者壯
之嘉靖七年襲衛指揮使九年都清守備時四川流
賊合思石苗民據涇村圍叛會大征命下公視其巖
壁高僅三支令軍士積草崖下軍中選一少年何全
謬充千戶與賊交質給曰招撫全往探賊食盡守者
皆婦人卽從圍上一躍下大軍鼓譟急攻斬首百餘
級

都勻七司相繼讐殺兵憲憂之公曰七司如鼠鬪穴中

明名臣言行錄卷之二十一
氣盡自斃獨山蒙越殺父爭官誅不可緩豐寧楊垣
罪惡次之今先聲罪獨山然後移師豐寧豐寧抗我
師公乘勝搗之斬首二百四十九顆各司皆平

磨子崖固苗盧阿項等反撫之不服調漢土兵進征春
江雨漲公令軍士編筏徑渡猝至崖下夜防劫營是
夜果至伏兵斬首數十級鎧仗盡棄賊求援於播州
諸將皆恐公曰安萬全楊烈所畏也調水西兵三萬
進次烏江聲問烈罪烈奚暇援人復每路分兵迭肄
以疲賊時二月沿路桃未花乃集兵犒勞曰吾以鼓
催桃花花速開國卽破矣是日午報桃花盡開又令

樹旗百步外曰我射中旗竿賊父子俱擒一發果中
軍中踊躍乘風舉火煙焰彌天斬關而登生擒賊父
子斬首無筭

湖廣澱浦縣徭賊公征之令製五色旗各百面立五營
令賊探者識之越日至山分旗兵左右前後立幟奪
山公總中權分兩翼由前山入賊出迎戰入則奪山
者據巢矣斬首三百餘級俘獲數百人澉人肖公像
祠之

二十九年銅仁劇賊龍塘許保吳黑苗等據六龍山爲
穴日事剽掠進攻銅仁等府楊叅將以招撫被擒撫

臺以進攻逮繫三省震恐當事者乃議設總制於是張公岳開府沅州公見督府曰與師十萬日費千金某謂以彘攻彘者便以一日費而撫其順者爲腹心以一日費而賞其順者以誅叛不一年而賊可平賊逼銅之南岸公率兵往援諸苗驚謂曰石老虎來也不敢復窺銅仁乃由間道襲破思州陷石阡府

廷議公戴罪殺賊公得謀報許保逃匿深洞間與各苗往來糾合行劫公召順苗某某屬以誘賊且謂之曰昔在園中見二人挺而麾曰開路開路我馬得行旣而訪之老獍老猱也似欲歸順其妻子繫獄彼能來

歸我能開釋若大兵至無及矣獮猓來降公卽取彼
妻子令見執手痛哭晚令宿府中夫人爲其妻易衣
添枚饜飫酒肉數日遣去一日公置酒高宴召獮猓
傍侍酌以大斗獮猓心醉誓許報恩明日賞以衣服
酒肉令與妻子同歸諸苗聞之皆有順意獮猓歸甫
八日率諸苗來降且報曰許保縛矣公擇精銳四千
人夜抵唐寨立營黎明獮猓等謁見縛許保等獻功
已而許保擒黑苗授首數十年賊黨始滅陞都督府
僉事鎮守貴州賜勦六龍山殘苗悉平遷右都督廕
二子隆慶三年卒賜祭葬贈左都督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一

三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十一終